

创作谈

每一个读者的阅读都是联想的叠加,是缤纷时刻的来临

和声与比翼鸟

余华

作者们为什么要给自己的书作序?他们在书里说了那么多话之后难道还没有说完,他们是不是想换个角度再说一下?或者这是编辑的愿望,“给读者说几句吧”,编辑会这样说,希望作者的自我解读可以帮助读者。然而对于读者来说,作者的解读经常是画蛇添足。

总之这份古老的工作至今仍在流行,我也随波逐流。可是对于这本有关文学和音乐的书,我还能说些什么?文学和音乐给予我的,或者说我能够接受到的,已经裸露在此书之中,一丝不挂之后还能脱下什么?没有了,既然如此那就穿上外衣吧,也许比喻的外衣是合身的。

我曾经羡慕音乐叙述里的和声,至今仍然羡慕,不同高度的声音在不同乐器的演奏里同时发出,如此美妙,如此高不可攀,而且在作曲家那里各不相同。在舒伯特的和声里,不同高度的声音是在互相欣赏,而在梅西安的和声里,这些声音似乎是在互相争论。无论是欣赏还是争论,它们都是抱成一团向着同一个方向前进。雄心勃勃的小说家也想在语言的叙述里追求和声,试图展现同一时刻叙述的缤纷,排比的句式和排比的段落可能是最为接近的,可是它们仅仅只是接近,它们无法成为和声,即使这些句式这些段落多么精彩多么辉煌,它们也不会属于同一个时间,它们是在接踵而至的一个个时间里一个个呈现出来。

不必气馁,语言叙述作品的开放品质决定了阅读的方式是和声,与演奏出来的音符的活泼好动不同,阅读中的文字一行行安静排列,安静到了似乎是睡眠中的文字,如同睡眠里梦的千奇百怪,看似安静的阅读实质动荡澎湃,这就是阅读的和声。每一个读者都会带着自己的经历和感受去阅读,在阅读一个细节、一个情节、一个故事的同时,读者会唤醒自己经历里的细节、情节和故事,或者召回此前阅读其他叙述作品时留在记忆他乡的点点滴滴。这样的阅读会在作品的原意之上同时叠加出一层层的联想,共鸣也好,反驳也好,都是缤纷时刻的来临。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的这部个人阅读之书,也是个人和声之书。

我知道自己在这里做了什么,通俗的说法就是吃着碗里的,看着锅里的。多年来我讲述自己的故事,也会倾听别人讲述的故事。在这部看着锅里的书里面,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只是一个读者或者一个听众,我写下这些文章是觉得锅里的比碗里的诱人。

我想到《山海经》里的蛮蛮,这个传说中的鸟只有一只眼睛一个翅膀,不能独自飞翔,只有与另一只蛮蛮连成一体后才有一只眼睛两个翅膀,然后“相得乃飞”。蛮蛮有一个洋气的名字——比翼鸟。起初这篇序言的题目是“和声与蛮蛮”,可是蛮蛮不能迅速指向只有一翼一目的鸟,像是一个正在屋外玩耍的孩子的小名,因此我选择了词义上一目了然的比翼鸟,在文中我仍然使用蛮蛮,因为这个名字有着让人遐想的亲切。

我想说文本是一只蛮蛮,阅读是另一只蛮蛮,它们没有相得之时,文本是死的,阅读是空的,所以文本的蛮蛮在寻找阅读的蛮蛮,阅读的蛮蛮也在寻找文本的蛮蛮,两只蛮蛮合体之后才能比翼而飞。

这部书可以说是讲述了一只蛮蛮的故事。在无边无际的天空里,无数的蛮蛮相得乃飞,这只蛮蛮与另一只蛮蛮合体飞翔几日后或者几月后就会分离,跌落下来,不是垂直的跌落,是滑翔的跌落,跌落时总会与另一只刚刚分离的蛮蛮相遇合体比翼而飞,然后再次分离跌落,再次相遇合体,再次比翼而飞,一次次的跌落是为了一次次新的比翼而飞。放心吧,这只蛮蛮不会跌落在地,天空有着足够的高度,相互寻找的蛮蛮已经布满天空。

(作者为知名作家,本文为作者为新书《文学或者音乐》所作的自序)



▲远在伊斯坦布尔的小巷中,有座纯真博物馆



▲帕慕克小说《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内景



▲纯真博物馆收集的香水瓶

我非常想去看看那远在伊斯坦布尔小巷中的纯真博物馆。

有很多原因,不仅仅是因为博物馆,也不是因为那本《纯真博物馆》。这年头纯真太不容易了,不管是作者帕慕克,还是小说中的主人凯末尔。

原以为这博物馆只是小说家的构造,后在网上查还真有这一博物馆。为了小说而建博物馆,为了博物馆而写小说,这可能是文学史或博物馆史上绝无仅有的。

2012年开放的纯真博物馆,是一座因为一部书而特别建立的博物馆。

网上的攻略说“该博物馆有四层楼,位于一条小巷中,位置不是很好找。”这就对了,因为“博物馆的静谧对我产生的精神影响”,帕慕克喜欢那些被人遗忘的博物馆,他喜欢“在街道上走着来找我们的博物馆”——这是参观或寻访博物馆的一个重要的过程,但人们往往忽略了这一过程。

博物馆是由藏品构成的。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与其他建筑没有区别的房子。藏品除了类别和品质之外,还有数量。而数量之中,人们所注意到的是那些物质化的具体,而纯真博物馆的藏品还包括与小说的人物、情节相关的非物质化的内容。因此,纯真博物馆中有许多有着特别意义的数字——1975年,有婚约在身的30岁的凯末尔爱上了自己的穷亲戚,一位18岁的清纯美少女芙颂。在来而复去的爱情关系中,凯末尔想找回失去的爱人的心,自此开始了八年的追寻……与芙颂相恋只有一个半月差两天的时间;从芙颂消失那天算起,339天后,凯末尔终于再次见到了她。这之后的整整七年10个月,2864天,409个星期,凯末尔为了看芙颂,去他们家1593次。凯末尔在芙颂家吃晚饭的八年时间里,

▶《十八洞村》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表现内容,具有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面内涵;而更可贵的,是,主创把主流价值内容成功转化成了艺术气息浓厚的文艺电影。



主流价值艺术转化的成功创作

——评近期上映的国产影片《十八洞村》

路侃

达到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完美融合,做到意义与艺术的天衣无缝,往往就是令人震撼的艺术佳作。

讴歌英雄模范、描写重大历史和现实的主流价值内容,是文艺表现的重点,也往往是创作的难点。其中主要问题是艺术的形象性、审美本质特征与其社会性要求难以完美统一。而达到艺术性与社会性的完美融合,做到意义与艺术的天衣无缝,也往往就是令人震撼的艺术佳作。

最近看到的电影《十八洞村》,就是一部将主流价值内容进行艺术的创造性转化的成功之作。它以国家精准扶贫战略为表现内容,具有强大的国家和社会正面内涵;而更可贵的,是,主创把主流价值内容成功转化成了艺术气息浓厚的文艺电影。

看似平淡的故事,偏远无奇的苗家山村,古旧的生活方式,艰难的扶贫工作,被表现得波澜起伏、意味醇厚。

《十八洞村》表现扶贫,但主要描写了农民改变贫困的心理提升,重点在扶贫过程中人的精神变化。叙事突出了现实主义内容、精神与现代感很强的镜头语言的结合。叙事风格注重表现的多样性,整体强调真实与艺术的叙述,又融入悬疑、惊悚等情节片形式和苗族说唱等文化元素,加上两位主演的出色表演,将看似平淡的故事,偏远无奇的苗家山村,古旧的生活方式,艰难的扶贫工作,表现得波澜起伏、意味醇厚。

影片开始不久即进入快节奏,正在集市闲转的贫困户杨幺突然飞跑起

来,大喊“出大事啦!”慢进的变速镜头特写飞奔的两腿,加强了事态紧张的表现,由此开始故事的发展,介绍出家族纠纷导致村里青年外出,劳力不足加剧贫困的现状。之后,叙事进入白描为主的场面。苗村生活的老旧,主人公杨英俊夫妇辛勤劳作自给自足,但仍未达到小康,疲惫颓丧造成另一些人的贫困,工作队队员挨户探访,彻夜商议……现实主义方法和精神在这里发挥了突出的作用。村民矛盾、技能差距、人口外流,特别是人的精神状态,影响脱贫的矛盾问题一一被展现,而村民之间、家庭之间、干群之间的精神交锋,脱贫立志,凝心聚力,也逐一展开。

影片特别再现了火车站里,杨英俊夫妇险些被拥挤混乱的人潮吞没,杨妻在人潮中大喊“带我回家!”真实场面不动声色地反映了城乡区域发展经历过不平衡阶段,折射出扶贫攻坚、建设新农村,对于提高人民幸福、促进社会和谐稳定的重要性。

影片对扶贫干部的描写也一点不简单化,不是单一的上对下的关怀视角,而是写出年轻干部在与农民、农村生活的交流中得到学习、心灵净化和精神提高。小龙坦言单位里的不正之风,王申则在与杨英俊的交往中看到父亲的身影,感受到一个老党员、老战士、老农民的朴实、耿直、坚强,从对自己“家境贫寒,人生的路走得很难”的感慨中走出,在人民的奋斗中感受到人生的正直无悔、前行的勇气和力量。这种干部与农民的心灵交流深化了影片的故事内涵,表现出精准扶贫不仅帮扶了农民,也提升了年轻干部的成长。

正面价值艺术化,电影语言现代化,故事内容真实化,人物塑造性格化,取得了主流价值内容在电影艺术转化上的成功。

人物刻画与意像的深入细腻,是影片一大特点。

王学圻饰演农民杨英俊,表现出深厚的本色化演技和魅力,对人物从老兵到回归农民的性格历史和心态有准确的把握,从外在与内在全面塑造出一个个性鲜明的人物。人物心理层面发展变化的表现,从执着于自给自足、不甘被帮扶、不甘拖国家后腿,到家族对话、冲突、说服,心理变化、志向形成、心理性格推动了整个情节发展。说起部队生活时的眉飞色舞,面对当下辛苦劳作时的沉静,不甘落后时的倔强,不善言辞时的暴躁,王学圻将人物心态的动与静、表与里,疾徐有致地表现出来,也将一个普通党员的诚实、忠诚、实干、带头、纯朴等特点恰到好处地表现出来。陈瑾对农妇的刻画同样具有本色化特点,同时又略带一点戏剧化的用力,由此将农妇的善良、勤俭、慈爱更加突显出来。她的一贯温和、在火车站的嘶喊、与智障孙女的深厚感情,生动表现了人物性格的反差,而且成为扶贫故事发展的细腻铺垫。影片中六岁智障孙女小南瓜的塑造也起到独特作用。片中不断出现小南瓜发出的无意义的“呵呵”声,形成一种不幸、困难、沉闷中的异样灵动,它始终存在于一个

和谐之家,衬托着人性善良温暖的气息,又成为情节发展的特殊关节,成为家人一定要摆脱贫困的动力,两位老人因这个智障孙女而表现出更大的生活勇气和亲情大爱。

影片中多次出现威武的雄鸡形象,也成为一种文艺味的意象。开始就是一只昂首屹立墙头的雄鸡引吭高鸣,此后雄鸡多次出现,它威武、雄壮、挺拔、精神抖擞,和着贫困的画面与改变贫困的发展,显示出生命和生活

的旺盛气息,让人联想到生活的传统,历史的漫长,以及苗族村民们的勇敢顽强。影片没有描写十八洞村最后的变化,只写到村民们和扶贫干部终于达成共识,齐心协力,推车挑担填土造田,准备播种生态水稻。画面伴着铿锵有力又流畅优美的苗族打击乐交响曲,留下对于村庄未来的很大想象空间。

《十八洞村》的创作追求正面价值艺术化,电影语言现代化,故事内容真实化,人物塑造性格化,文艺性、审美性和精神内涵相互融合,取得了主流价值内容在电影艺术转化上的成功。其中特别是找到了主流价值内容的精神闪光和电影艺术追求的结合点,就是改变贫穷和人的进步、人的发展变化,国家的人民情怀和电影追求的

关注人生命运统一起来。表现内容体现重大性,但具体描写摆脱程式化工作,着眼于人物内心,表现矛盾冲突,实现艺术形象化。这也启示我们,文艺创作表现主流价值内容,应该充分做到艺术的创造性转化,找到精神价值与艺术追求的统一。

(作者为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副主席)

书之旅

我非常想去看看那座纯真博物馆

为了小说而建博物馆,为了博物馆而写小说,这可能是文学史或博物馆史上绝无仅有的

陈履生

凯末尔积攒了芙颂的4213个烟头。他爱芙颂,也爱她爱过的,甚至是触碰过的一切,由此,博物馆中不断增加了凯末尔这位痴情和忧伤的男人的心上人摸过的所有物品——耳坠、发卡、扇子、香水瓶、手帕、胸针、钥匙、盐瓶、小狗摆设、顶针、笔、烟灰缸、纸牌……他不仅是纯真博物馆创立者、策展人,更是博物馆藏品的拥有者,也是所有展品的提供者。

帕慕克花了很长的时间寻找书中提到的老物件,博物馆里的第一件藏品是他还没有开始动笔写《纯真博物馆》一书时所买的。在整个书写过程中,他总想着这个老物件寻找灵感。小说中男主人公为爱人收集的小物件在这个博物馆内都可以看到。其中那些用大头针钉在展板上烟头的烟头,下方都有手写的文字说明其具体,确实让人们感受到了不同于一般,

这就是帕慕克所展现的展品在博物馆内所能获得的尊重。显然,这里的烟头,不同于那些在地上随处所扔,也不同于那些烟灰缸中的垃圾,这就是博物馆的化腐朽为神奇的文化的力量和魅力。

而为了这家博物馆,作家帕慕克用15年的时间走了世界上的1743家博物馆,其中并没有人们耳熟能详的如大都会、大英、卢浮宫等著名的博物馆,都是博物馆业内人士闻所未闻的小博物馆,其中包括中国杭州的一家中医药博物馆。帕慕克创造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纯真博物馆”,所有展出的与小说中女主人芙颂相关的很多物件,包括芙颂曾经触碰过的物件,这些都成为博物馆所要展现的爱情的见证,从而纪念他一生为之遗憾而永远失去的爱情。凯末尔62岁时因心脏病塞而去世。他一生参观了5723

家博物馆。5723家博物馆!这是一个多么庞大的数字,史上有无第二人参观过如此多的博物馆?看来爱情的力量是巨大的推动力。

在帕慕克看来,“存在比内容更为重要”,因此,他的搜集是曾经的存在。把物件连在一起的线条是时间,把物件连在一起这是一个故事。在小说中,帕慕克不断提醒或告知他的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所有博物馆的主题都是骄傲,而如果不能在一个博物馆里展出我们人生中那些令人羞愧的东西,那么,它们就立刻变成令人骄傲的东西。在他基于伊斯坦布尔上个世纪70年代的社会现实中,他指出:土耳其人民在自己的博物馆里,应该欣赏自己的人生,而不是西方绘画的赞脚的模像。我们的博物馆应该展示我们的生活,而不是我们的有钱人感觉自己

是西方人的幻象。

帕慕克的博物馆是别样的,因为它的文化态度,以及他对博物馆特有的认知,这些都是值得尊重的。他提出,博物馆工作人员的职责,要让参观者们觉得,他们身处一个让人感到谦逊、尊重和敬畏的地方。他所认同的博物馆:一、不是为了参观,而是为了感受;二、藏品构成被感知的灵魂;三、没有藏品的博物馆只是一个展览。

纯真博物馆的顶楼完全按照书中男主人公最后生活的状态而布置,就好像书中所描写的一样,在那里还可以看到帕慕克小说的手写稿,帕慕克为纯真博物馆设计的草图,以及能够让人回忆起老伊斯坦布尔的照片以及声音资料。纯真博物馆是一个爱情故事,又不仅仅止于爱情;以小见大,纯真博物馆还全面展现了伊斯坦布尔往昔的一切。

我想到了我的家乡,也想有一个如此包含很多记忆和情感的不一样的博物馆,可能它很小,但它不一般。正如我于1998年的国际博物馆日在家乡创立油灯博物馆一样。遗憾的是,帕慕克去了世界上那么多的小到微不足道的博物馆,可是,他没有造访我在家乡建立的油灯博物馆。相信如果他看到了那些展出中的油灯,可能《纯真博物馆》会多一些对灯和光的描述,因为不管是灯还是光,都会有益于它的主题,也容易表现出书中所描述的那个时代的特点。

作为文学作品的《纯真博物馆》,在全书83个篇章中,激情与欲望,时间与过程,细节与意愿,都展现出了帕慕克为了芙颂、为了伊斯坦布尔所付出的睿智。

我的参观是纸上的,是读出来的。我非常想去看看那具体的博物馆,去感受帕慕克的不同寻常。(作者为知名艺术评论家)